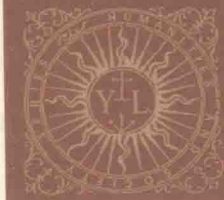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ANDSCAPE AND POWER

风景与权力

W. J. T. Mitchell

[美国] W. J. T. 米切尔 编 杨丽 万信琼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LANDSCAPE AND POWER

风景与权力

W. J. T. Mitchell

[美国] W.J.T.米切尔 编 杨丽 万信琼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与权力 / (美) 米切尔 (Mitchell, W. J. T) 编; 杨丽,
万信琼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0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Landscape and Power
ISBN 978-7-5447-4829-2

I. ①风… II. ①米… ②杨… ③万… III. ①文化研究-世
界-文集 ②权力-研究-文集 IV. ①G112-53 ②D0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2447号

Landscape and Power by W. J. T. Mitchell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Copyright © 1994, 200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116号

书 名	风景与权力
作 者	[美国] W. J. T. 米切尔
译 者	杨 丽 万信琼
校 译	张箭飞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30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829-2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困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再版序言

空间、地方及风景

W.J.T. 米切尔

在《风景与权力》初版几年后的今天,如果给我机会重新题名,我会出于两个原因把它称为《空间、地方及风景》(*Space, Place, and Landscape*)。第一个原因是,本书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权力的观点,并就此展开了透彻的争论。如果有人继续坚持认为权力是风景意义的核心,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军队、政治力量、政府和企业的意义而言,风景的权力是相对较弱的一股力量。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可能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事实上,无论风景具有怎样的权力,其效力的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形象、形式或者叙述行为出现的背景,风景发挥了环境、场景或视野的被动作用。它常常“被忽视”,而不是“被观看”,我们也很难说清楚,一个人“正在看风景”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

当一个人像我们用日常语调那样重述那句风景祈使句:“看那片景色”(look at the view)——不是“看那座山”(或那海、天空、平原、森林、城市、河流),而是“看那片景色”,这种独特的不确定性显示为一种冗余。俗语的表达暗示,邀请看风景实际上不是邀请看任何明确的事物,而是忽视所有细节以欣赏一个完全的格式塔(gestalt),一处被某一具体特征主导,却不可简化为这一特征的远景或景色。(当这条指令变

vii 成“描绘或描述一片风景”时,类似的问题依然可见。)风景祈使句是一种撤退的指令,即从一个位置后退从而抽身而出。正如我们所说,如果一片风景以其诱人的美丽“吸引了我们”,那与这一举动密切相关的,则是退回到一个更宽广、更安全的视角,一段审美的距离,以及抵制这片景色可能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要求。雷蒙·威廉斯的论断仍然正确:“一个劳作的乡村几乎不是风景。”¹ 因此,邀请看一片景色就是建议什么都不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看观看本身而已——以便随着空间在某个特殊地方的展露,对它进行一种意识的感悟。

这促使我想对本书的标题做一个积极的改变。当对风景(landscape)效用的评估涉及到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时,会发生什么?这三个术语如何产生共鸣?当然,在许多文本里,我们把它们互换着使用。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地方的景色。在这一话题的现象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空间和地方都是关键术语,而风景则被想当然地看成是空间和地方的现实特征的美学框架。在此,戴维·哈维的研究值得仿效。² 哈维尝试着把以加斯东·巴什拉和马丁·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的、经验的传统和以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德·塞图和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尽管这些传统中存在许多差异,但它们都同意“空间”和“地方”作为分析的基本范畴的首要地位。相对而言,风景仍然缺少分析。它主要留给对绘画或造园术感兴趣的艺术家,或是J.B.杰克逊这样的文化地理学家。就我所知,还没有人真正尝试将这三个术语作为一个概念整体来思考。

或许米歇尔·德·塞图提供了最简单的开始。他依据整整一系列双重对立划分出空间(espace)和地方(lieu)之间的“区域”(field)。地方与“稳定性”、“专有的法则”和特定的、有边界的场所相联系。相反,空间:

存在于人们考虑方向、速度和时间变数等矢量时。这种空间

由移动因子的交集构成……与地方相比,它因此没有一个“专有的”单义性和稳定性。

简而言之,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因此,由城市规划用几何学所限定的街道通过行人变成了一个空间。同样,一次阅读行为也是由一个特殊地方的实践所产生的空间:一个写作文本,也就是一个由一套符号构成的地方。³

viii

戴维·哈维以一个必须“免受不可控制的空间矢量的侵害”(292)的门禁社区为例,回应了这种区分。这种空间矢量以贫穷的黑人邻居入侵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他认为中心城市的主要动力是“地方边界的稳固性与空间的移动性之间的张力”(296)。在此,我们可以窥见一整套由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区别推断出来的为人熟知的对立。德·塞图将这些术语跟操作与对象、线路与地图、言语与语言、犯罪与法律、行动与静止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

空间与地方在日常语言中也形成了引人关注的辩证对立。空间具有抽象性和几何学的内涵,而地方则与特殊性和有质感的密集度产生共鸣。有“外层空间”,但“外层地方”听起来就很奇怪。为某事“腾出地方”(take place)在语法上也与“占据空间”(take space,或者应该是take up space?)完全不同。place是一个带有宾语的及物动词,如:“我把一个罐子放在田纳西。”space则仅仅是作为位移和迷失方向之隐喻的谓词。(一个人能够通过拉开物体间的距离而把它们“分隔”或“隔开”,因此动词to space与placing的动作似乎完全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俗语的内涵颠覆了德·塞图的对立,因为它们将空间与数字、否定、测量、监视和控制联系起来,而地方将有形的、复合的和感官的存与留存在图绘和描绘的空间符码之下。一个真空和一块空地不是一回事。一块空地里充满了空间,似乎空间是一个地方腾空后便趁虚而入的负空(negative void)。它是“充斥”在一个空壳和一块林中空地中的幽

灵般的空缺。无论如何,一个地方基本上和“一个”明确的、有边界的空间是一回事,而这样的空间,没有限定性冠词修饰,变得抽象和绝对。然而,并不存在绝对的地方,除了博尔赫斯的“阿莱夫”(Aleph)之外,这个神秘的希伯来字母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其他地方的地方。⁴

与这种二元研究方法不同,亨利·列斐伏尔的经典之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基于他所称的感知的、构想的和生活的空间的区分,坚持一种强硬的三元概念结构。⁵感知的空间大致相当于德·塞图所说的“空间的实践”,是“隐匿”了一个社会空间的日常活动和行为,就像同时出现在一块草皮上的、由人们习惯的行走模式所形成的多条小径。构想的空间是由工程师、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规划、管理和意识上建构的领域,正如在(列斐伏尔指出)“数字”和“智力设计的”语言符号中所展示的。最后,生活的空间(列斐伏尔也称之为“再现的空间”)通过“图像和符号”传递给想象。这块领域属于“居住者”和“使用者,还有某些艺术家和……少数描绘并且渴望不止于描绘的作家和哲学家。这是想象试图改变和占用的受主导的空间——因而是被动体验的空间”(39)。

或许显而易见的是,列斐伏尔的三个范畴大致相当于我一直说的“空间、地方和风景”。然而,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加强这种对应关系,而是谈论列斐伏尔把整个主题三元化,且抵制二元主义的诱惑这一更综合的建议。⁶更具体地说,空间、地方和风景这种表达提供了一个进入我们研究领域的俗语入口,而这个入口,可能三个术语中,单独一个或双拼无法提供。因此,我在《风景和权力》再版中要推荐的不仅仅是一些重要的新素材——爱德华·萨义德、乔纳森·博尔多、迈克尔·陶希格、罗伯特·伯格·哈里森和我本人的文章——还是一种由对这一更宽广和分化的理论领域的关注所引起的,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新方法。

那么,人们可以把空间、地方和风景看成是一个辩证的三一体(triad),一个可能从不同角度激活的概念结构。如果地方是一个特定

的场所,空间是一个“被实践的地方”,一个被行动、活动、叙述和符号激活的地点,而一处风景是那个被视为图像和“景色”的地点。因此,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坐落于地球上一个具体的地方;它是无数活动和实践的地点;它作为一系列如画的画面或从欧洲风景画衍生出的“风景”而被消费(也被设计为供如此消费)。这些术语中没有哪一个在逻辑上或先后顺序上优于其他术语:一个人可以把空间的活动说成是生产或改造一个地方,或者把一个地方的特性说成使某些空间活动成为可能并且阻碍其他的活动(因此,地方可能被认为具有某种能动作用,尽管德·塞图的观点认为空间是一个积极而动态的术语)。风景可被认为是与一个地方首次认知上的相遇,和对它的空间矢量的领悟(因此,欣赏风景可能也包括领会——或者无力领会——它的叙述轨迹或符号特征)。

或许列斐伏尔和德·塞图的见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风景中权力的表达是一种法则、禁令、规则、控制的表现——拉康所说的整个“象征域”。这是列斐伏尔的“概念化的空间”,是由景观设计师或工程师创作的、被管理或被设计的空间,是巫师宣布禁止进入的禁地或神圣空间,或者是被殖民官员命名、声称拥有并控制的被征服的领土。对于这种把空间看成是象征域的维度(如同法律或否定)的观点,我还想补充一个看法,即把地方看成是拉康式现实域的场所,是创伤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们说,“这是这件事发生的地方”,但若说“这是这件事发生的空间(或风景)”则似乎有一点奇怪。纪念馆或纪念碑被建起以标记一个地方。空间的实践(仪式、朝圣、游览)则可能激活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则可能变成想象力渲染的对象(明信片、描绘、声光表演、幻想、记忆)。

然而,我的观点并不是要严格地将空间、地方和风景与拉康的象征域、现实域和想象域对应起来,而是要激活这个概念三一体的辩证资源。我的目标是要释放出体现在这些术语中的理论的白话资源,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倾听我们的元语言”。我们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

简直不知道如何命名这些术语所包含的“领域”或“主题”。我们谈论的是文化地理学或人文主义地理学么？是造园术、环境研究或深层生态学么？是艺术、文学或者媒体的历史么？是地点、区域和领土的社会学、人类学或现象学么？任何想要围绕三个术语中的一个来奠定这一探索的尝试，例如，把“空间”设为基础概念而把其他两个看成衍生出的变体，都容易使这个讨论具体化并且枯竭。在我看来，最好一开始就把这个主题三分化。这一姿态实际上可能是认知性绘图中某些基本过程的反射，是在任何感知的或概念的领域确定方向的方法。于是，我们的“主题”（实际上理解为地方）要求把空间 / 地方 / 风景设想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和一个辩证的过程。

本版中新编入的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引发了这个三一体。爱德华·萨义德的《虚构、记忆和地方》为1998年一次难忘的关于“巴勒斯坦的风景方面”的会议定下基调，展示了媒介（写作、记忆、想象）如何产生出一个“人类空间”，也就是一个空间 / 地方 / 风景的复合体，有着具体的位置和历史，空间矢量和运动在其面孔上留下并探查到了伤痕。我自己的关于以色列 / 巴勒斯坦和美国西部“神圣的风景”的文章（为同一次会议所写），同样关注一处想象的风景区如何被编织到现实地方（例如，美国西部的沙漠、约旦河西岸的沙漠地区）和象征性空间（如受到法律和军事权威管制的领域）的结构中。这两篇文章首次发表的具体地点是约旦河西岸的比尔泽特大学，也是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两篇文章又具有双重定位的意义，在美国背景下如此深深地与以色列
xi 和巴勒斯坦产生了象征的、想象的、现实的联系。

乔纳森·博尔多关于荒野的文章同样是一个有着破坏性空间实践的真实历史和象征性控制体制的特定地点，介入了北美和加拿大人对“未被踏入的”或“处女”风景的想象。迈克尔·陶希格关于“沙滩（幻想一种）”的沉思，正如标题所示，是一次对那些想象的海滩的探险——在那里我们追溯了在“盐海”中“人类的起源”，也探讨了20世纪中作

为公共空间的“港口”所受到的现实毁坏,以及澳大利亚悉尼邦代冲浪海滩之类的具体地方的象征性共鸣。最后,罗伯特·伯格·哈里森的“Hic Jacet”重新思考了海德格尔的问题,即地方同时被决定并决定了我们“在世存在”,此在。是我们创造了地方,还是地方创造了我们?这个问题的价态变化,把能动性归于生存的人类主体,或者他们埋葬的地方,似乎使整个空间、地方和风景的问题回到“地面”。无论风景具有什么样的权力,无论它向空间和地方展现了什么样的权力,它无疑是我们生活、活动、实现自身之存在的媒介,是我们最终注定返回的媒介。

xiii

注 释

1.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3),第120页。
2. 尤其见戴维·哈维,《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马萨诸塞州剑桥:布莱克威尔, 1996)。
3. 米歇尔·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4),第117页。
4. 引自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和其他故事:1933—1969》(*The Aleph and Other Stories: 1933—1969*, 纽约:E.P. 达顿, 1970)
5.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1),唐纳德·尼尔克森—史密斯译(牛津:布莱克威尔, 1991)
6. 见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第三空间》(*Thirdspace*, 布莱克威尔, 1996),尤其是他对“空间性的三重辩证法”的论述。

致 谢

本书最开始成形于1990年春天一次名为“风景的权力”的中西部教员研讨会上,并得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教育办公室的伊丽莎白·奥康纳·钱德勒的推动。安·亚当斯、安·伯明翰、戴维·班恩、伊丽莎白·赫尔辛格、W.J.T. 米切尔和乔尔·斯奈德递交了论文。聚集到这次研讨会上的艺术、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们给予了活泼的、批判性的讨论,对此我们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伊丽莎白·奥康纳·钱德勒和她的同事苏珊·卡斯滕迪克和珀尔·冈萨雷斯,以及百合基金会对这次学习盛宴的赞助。我要感谢安·亚当斯愿意与我在1990年春天一起开展名为“文字的和视觉的风景”的研究生研讨班的合作教学,以及客座教授——中国风景方面的安尼·伯库斯,欧洲现代主义方面的玛莎·沃德,以及德国风景方面的拉里·西尔弗——他们使这次研讨班的国际探讨成为可能。

W. J. T. 米切尔

目 录

再版序言:空间、地方及风景	001
致 谢	008
导 论	001
一 帝国的风景 / W.J.T. 米切尔	005
二 “欧洲大沼泽”中的竞争共同体:身份认同与 17 世纪 荷兰风景画 / 安·简森·亚当斯	038
三 系统、秩序及抽象:1795 年前后英国风景画的政治 / 安·伯明翰	083
四 透纳与英国的代表 / 伊莉莎白·赫尔辛格	111
五 “我们的荆编小屋”:托马斯·普林格尔非洲风景中的 商业及家庭空间 / 戴维·邦恩	136
六 领土摄影 / 乔尔·斯奈德	190

七	风景效果 / 查尔斯·哈里森	219
八	虚构、记忆和地方 / 爱德华·W. 萨义德	260
九	神圣的风景: 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 / W.J.T. 米切尔	284
十	荒野现场的图画与见证 / 乔纳森·博尔多	314
十一	海滩 (幻想一种) / 迈克尔·陶希格	343
十二	Hic Jacet: 这里躺着…… / 罗伯特·伯格·哈里森	383
	撰稿人介绍	403
	索引	406

导 论

W.J.T. 米切尔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提出,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风景研究在本世纪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与现代主义有关)试图主要以风景绘画的历史为基础阅读风景的历史,并把该历史描述成一次走向视觉领域净化的循序渐进的运动;¹第二次(与后现代主义有关)倾向于把绘画和纯粹的“形式视觉性”的作用去中心化,转向一种符号学和阐释学的办法,把风景看成是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主题的一个寓言。²我认为第一种方法是“沉思性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挖掘言语、叙述和历史的元素,呈现一个旨在表现超验意识的意象——无论是一只“透明的眼球”、一次“存在”的体验,或者一种“纯真的眼神”。第二种方法是阐释性的,其例证就是试图把风景解码成许多决定性的符号。我们都知道,风景可以被译解成各种文本系统。自然的景物,比如树木、石头、水、动物,以及栖居地,都可以被看成是宗教、心理,或者政治比喻中的符号;典型的结构和形态(拔高或封闭的景色、一天之中不同的时段、观者的定位、人物形象的类型)都可以同各种类属和叙述类型联系起来,比如牧歌(the pastoral)、田园(the georgic)、异域(the exotic)、崇高(the sublime),以

及如画 (the picturesque)。

- 《风景与权力》一书旨在将这些方法糅合成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模式,该模式所追问的不仅有风景“是”或者“意味着”什么,还有风景做什么,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如何起作用。我们认为,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或者通常这样表现自己)。因此,就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而言,风景作为文化中介具有双重的作用:它把文化和社会建构自然化,把一个人人为的世界再现成似乎是既定的、必然的。而且,它还能够使该再现具有可操作性,办法是通过在其观者与其作为景色和地方 (sight and site) 的既定性的某种关系中对观者进行质询,这种关系或多或少是决定性的。因此,风景(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总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空间是一种环境,在其中“我们”(被表现为风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们自己。以这种方式理解的风景因此不可能满足于只是置换现代主义范式那种模糊不清的视觉性,代之以可读的比喻;它需要追溯风景抹除自身的可读性、把自身自然化的过程,在与可以被称其为观者“自然历史”的关系中去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已经以及正在对环境所做的一切、环境反过来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如何使我们对彼此的行为变得自然,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在我们称为“风景”的再现媒介中得到展现,这就是《风景与权力》一书的真正主题。

尽管这本文集没有收入任何论述影视风景的论文,但我们应该清楚,风景的移动映像其实就是照片、绘画和其他媒介中传统静止风景意象的这些修正性描述的次文本。这些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风景是一个动态的媒介,我们在其中“生活、活动、实现自身之存在”,同时它本身也从一个地方或者时间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或时间。通常,人们是根据固定的类型(崇高、优美、如画、牧歌),固定的媒介(文学、绘画、摄影),或固定的地方,也即视觉想象或阐释的目标来处理风景美学,与此